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識餘卷二

惠康野叟輯

詩考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絲緜皆相似。君失臣。寧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譏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謬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謬為周書。愈失實矣。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乃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鵠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并殞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難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鳥鵠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為櫼括。故不甚類也。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道舊。

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  
云庾溪詩話。謂臨安鄒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外詩也。  
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  
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  
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章言之。可以盡概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錄所記  
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備然皆不如西溪葉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  
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件磐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  
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  
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  
蓋又因人題良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飛升之說也。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  
水上游。雨鬢蕭蕭玉釵直。詰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抄  
錄之誤。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草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

言者近聞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為疑此極大可嗟世間叢祠井社如石  
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况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  
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  
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  
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極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  
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誣者也何仲默  
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湖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幽莽今特拈出為學詩之鑒黎  
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  
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之三昧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用  
此妄生分別相則痴人前說夢也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卽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辨  
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遠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  
貧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靄縹緲下山村旣死明月光無

復玻瓈魂。念此一脫灑長嗟。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與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紫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裾間璫。楫予以疾去。談咲聞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鵠。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夷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紛暮偷迴雙舞袖。綠窓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放却針。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鞚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港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

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櫓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猿狹落江天月。入咏筆七言律云。余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顙縛牛圖。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梯。牕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锥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遍蒐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四言。如玉盆金缸願伴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綸纊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卽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翔興天齊。壞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岩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叙疇昔。勿以棄疵賤全。

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隣。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彌無人憐。舍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雨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雨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墮小花鉢。如今空有孤危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未休。

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唉。傍人認繡表。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臺坐  
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  
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來春却下來。  
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龍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裏裏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  
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牀頭錦衾  
班復班。架上朱衣殿復殿。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  
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獨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  
起龍頭寒。此首頗有大厯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妓詩云。宮中細草香  
紅濕。宮內纖腰碧窗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傍朱簾玉鉤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  
袂真胡越。燕坼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印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渺杳  
水絲彈。月夜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處

是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披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圓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簾纖梅子黃。曉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又太平廣記鬼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潭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又酉陽雜俎鬼誅。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瑣宮空對棠梨花。詩詰摠龜鬼詩。惆悵金泥摸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棠梨吐杜鵑。又江上梶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梶竿咲殺儀。俱奇詭足解頤。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于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缈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願燒約可

觀然樹萱是宋人偽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鳥篆牌。  
連江張蕙慢。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到。悽恨不勝懷。此首  
亦類晚唐。而韵用鹿盧格。又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  
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至川。瑤尊休惜醉。今夕正絲絛。靈源夫人  
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  
聲。此地無弦彈。棲鳥莫浪驚。咏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益  
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為鬼物所憑。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  
雪。山腳石蟠虬。亦佳。錢仲文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是榜起名在第  
六。今以為解。首非也。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照宮中詩。唐宮春苑皆離黍。常  
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  
御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蓋五代人作也。許渾  
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璫。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  
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間世。長樂

鐘聲覺夢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彎弓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咲忘還家。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入咏裾百疊漪漪水縞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俱奇警也。

見詩話總龜

七修類稿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窗踰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牕雨。久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韵者。或郎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歌未闋。金鉢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童子燒松火。遲我鑾輿下玉霄。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即續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睞眠眼。却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云難冠本。

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  
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為解大紳云。

齊東壁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祀玉  
帝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驚。知為  
淵聖降也。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雲。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  
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  
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暗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  
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復蛟下入海  
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璫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通來一  
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  
以欺喬公。且以為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語之近  
俗者而錄於此云。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暮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固有

熱先擎蓋。柳為無寒漸脫絲。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蘭竹蘿煙。憑誰寄語仙源客。  
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牢詩。楊  
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烟草。歎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  
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宮歸去也。林  
屋洞門無鍼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虹亭詞。  
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  
事相近而訛也。

野語又云。衆士人為七夕之餉。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扣  
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韵。士指辨  
云。以八煞為韵。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  
隱鵲橋咿軋。尤雲瑞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慢。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  
鶴。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縫。亦警敏可喜。錄之。

楊用修詞品記。專涯禪師誅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鏹。來時走入衆生界。窮窪

半姿都沒賽。提魚賣。堪咲馬郎來納敗。清冷寒灑金欄壞。萬福不把珠璣蓋。特地撇  
來呈怪。索人愛。還盡幾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  
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  
用之考其故實極可笑。五十始作詩籍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  
二王決賭一也。又今通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為閻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無  
天鄭臘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倡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  
端卽他愚誣妄可見往嘗讀薛記夢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追漏為千載  
詞場雪冤不覺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  
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  
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  
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

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闢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為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于後。好事雅流。或亡識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椎髻胡舞。謠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班秉。因可概見。而後世所謂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班秉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即後世副淨也。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邊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此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

勝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無以大  
益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  
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黎固。幾半天下。上距  
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雜陳。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  
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  
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宣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  
事而命以未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婚卓  
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  
也。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也。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興。女蓋母即副淨外即副末也。今優伶輩呼子弟大卒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  
一日副淨。即古之參軍也。一日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  
日未況。一曰孤裝。見陶氏輶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  
且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

淨旦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又妓李嬌兒為溫柔旦。張奔兒為風流旦。蓋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為之也。

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儻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詳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範。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着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脱。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鐵。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艷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疇。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敵鬪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按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